我家的小院

□程玉玲

我家的小院不算大，但能享受春天的繁花和秋天的硕果，还因东面临河，也算是枕河人家了。

春天来时，小院的老榆树率先泛起鹅黄，我踮起脚尖修剪枯枝，碎木屑簌簌落在青石板上，惊起了正在啄食的麻雀。临河的那株蔷薇不知何时已抽出新芽，嫩绿的藤蔓缠绕着围栏。枇杷树、柚子树、桔子树、黄杨树纷纷脱下冬衣，悄悄地换上了翠绿的新衣。

当我久伏案前，身体僵硬，便会揉着疲惫的双眼，走进小院。就像树枝般伸展双臂，踢踢腿，扭扭腰。然后，蹲在菜畦边，看着新翻泥土里的蚯蚓缓缓蠕动。除去杂草，把带着露水的小白菜栽进松软的土里，指腹沾满湿润的泥土香味。

枇杷花开了，樱桃花开了，桔子花开了，柚子花也开了，每朵洁白的花蕾中仿佛都住着一个穿着绿色裙子的小天使。

春末夏初，粉红色的蔷薇铺天盖地、轰轰烈烈地盛开着。微风吹来，千朵万朵笑得花枝乱颤，似少女披散的秀发，缀满了盛开的鲜花，又似一帘瀑布，从围栏的上端往河面一泻而下。

小院南面的月季花也竞相开放，粉红、洁白、艳黄、深紫、玫红色的花全开了。紧挨着草地的一排朱顶红也吹起了大喇叭，“我们开花啦！”长长的花蕊顶着大大的皇冠，在空气中得意地抖动着。啊！我的小院成了花的海洋，空气中花香弥漫，我陶醉在小院中，靠坐在摇椅上闭目养神，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泥土中发现几株小树苗，仔细端详，原来是黄杨树落下的果实发芽了。不经意间看见围墙上开着一株不知名的小花，我惊叹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大，它们能在冻土里匍匐，在裂缝中开出向阳的花，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万物生。

五月中旬，枇杷成熟，那时会有好多不请自来的“客人”。这些大自然的精灵，我能叫上名字的有麻雀、燕子、戴胜、乌鸫、珠颈斑鸠……它们一点也没有客人的矜持，毫不客气、叽叽喳喳地在树上聚餐。我看着放肆的鸟儿说：“嘿！朋友，能嘴下留情吗？给我也留点尝尝呗！”可它们一点也不怕人，吃饱后还轮流在睡莲缸里喝水、洗澡。看着眼前的一切，我脑海里突然蹦出：我们都是地球的主人。是啊！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是多么美好的画面。

秋风起，银杏叶染成金色，小院成了调色盘。微风吹过，柚子树上一个个金黄色的果子，在青绿之间荡漾。红色的桔子如一颗颗玛瑙，在深绿色叶片的映衬下光彩夺目。晨雾像被揉碎的棉絮，在老柿子树的枝丫间缭绕。空气中透着股甜甜的果香，深褐色的树干上，橙红的柿子垂成了一个个小灯笼，有的裹着白霜，像撒了层糖粉；有的熟透了，表皮泛起琥珀色的光晕。熟透的果实颤巍巍的，仿佛把整个秋天的阳光都溢了出来。树影斑驳间，几只鸟儿扑棱棱飞过，翅膀掠过缀满柿子的枝丫，惊落几片暗红的枯叶。

一架丝瓜在雾气中若隐若现，藤蔓上挂着的丝瓜，有的已经枯黄，表皮布满褶皱，像是岁月写下的密语；有的依然泛着青绿，藏在深褐色的叶片中悄悄生长。我随手剪下一根老丝瓜，打算去皮晾晒，留着洗碗刷锅。

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进西边的菜畦，给茄子镀上了一层玫瑰紫的柔光，鲜绿带刺的黄瓜透着清新的气息，红彤彤的西红柿挂在枝头，圆润饱满。突然，辣椒树下有动静，哦，那是流浪猫“咪咪”在跟我玩躲猫猫。只要我在院子里，它就像个小跟班，在脚边转悠，或是自己扑蝴蝶，或是匍匐在地，眼睛警惕地盯着觅食的鸟儿。

我还有一方盆栽的自留地，首先吸引眼球的是“油画”，色彩斑斓的叶子让人惊叹，粉、紫、绿等色彩交织在一起，如同一幅绚丽的油画，将人带入了一个充满浪漫与希望的世界。多肉植物就像一群胖嘟嘟的娃娃，肉嘟嘟的叶子挤挤挨挨在一起，可爱极了。粉色的婴儿手指、层层叠叠的姬胧月、高低错落的紫乐、外观独特的玉露，无论是近观还是远望，都像是翡翠上的露珠。

围栏上的蔷薇仍倔强地开着最后几朵花，与院角的野菊花相映成趣。老榆树抖落满身的金箔，铺满了青石板的缝隙。我踩着落叶收集枫叶，夹在旧书里做成标本。

黄昏时分，我拎着沉甸甸的一竹篮收获，紫色的茄子、红色的辣椒、黄色的南瓜、绿色的丝瓜、几叶羽衣甘蓝，最上面还躺着两枚橙红的胡萝卜。抬头望向天边晚霞，红色的云霞与菜畦的色彩渐渐交融，晚风掠过枯叶，卷起细碎的虫鸣，将整个秋天的斑斓酿成了小院里最温暖的烟火。

我踱着方步在小院中丈量，感谢它给我带来无穷欢乐和绿色的有机蔬菜。我喜欢这美丽的小院，因为小院盛着最朴素的喜悦，春天播种时沾在裤脚上的泥土，盛夏夜晚守着昙花绽放的惊喜，深秋竹匾里晒着的柿子渐渐裹上糖霜，还有冬夜火锅蒸腾的热气模糊了玻璃窗。原来幸福就是这么简单，一方小院，三餐烟火，四季流转，还有心底永不褪色的温柔。就是这方小院的风景，把岁月熬成了最醇厚的光阴。

六十年前的中考

□朱凤鸣

六月中旬，中考如期而至，我不禁想起六十年前参加的那次中考。

记得1962年7月，我从岳王中心小学毕业，考取了岳王初级中学。当时岳王中心小学毕业班是两个班，但岳王初中只招收一个班，这一个班中还包括岳王其他小学和牌楼小学毕业班的同学，实际上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小学毕业生能上初中。当时，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大部分未上初中的毕业生都是因家庭经济负担重而弃学务农。岳王中心小学本届毕业生中，我们项门大队只有两人考上了岳王初中。

我1962年9月进入岳王初中时，初一的语文老师是郑秀珠，她大学刚毕业，教学极其认真，对学生要求也严，谁早上迟到了是要在教室门口罚站的。但碰到刮风下雨，像我这样要走五六里泥泞路上学而偶尔迟到的农村学生，她是不会罚站的。记得有一次有校长参加的观摩课，她提了一个问题让我回答，估计是想让她认为最有把握的学生回答，结果我因前一天回家帮家里干农活，没来得及复习而回答不出，弄得她很尴尬，我感到很抱歉。有了这次教训，我对以后的课程不敢怠慢，对原来不太感兴趣的生物课也下了死功夫，期终考试取得了满分。初一下半学期的3月5日，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为了营造氛围，老师让初学书法的我在教室西北面墙上写了雷锋同志的名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初二时，蒋勤老师担任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与学生打成一片，很关心学生。有一次放学时下大雨，他看我没带雨鞋，就将他的胶鞋借给我穿。他经常在班上点评学生的优秀作文，我的作文也有幸被他点评过。后来，我将学校图书馆里所有的长篇小说，如《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青春之歌》《苦菜花》《迎春花》等看了个遍，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一定基础。张洪生老师是个多面手，数学、美术都很在行，尤其擅长体育。在他的影响下，我爱好多种体育运动，得过全校短跑、跳绳、跳远比赛第一名，后被推荐参加了两届在沙溪中学举办的全县中学生运动会。因我德智体相对较全面发展，初二时，老师让我提前一年加入了共青团，还推荐我担任了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从小比较内向的我开始大胆与人交往，组织能力也得到了锻炼。

当年，我们学校的中考考场设在沙溪中学，因沙溪中学的教学设施比较完备，周边的乡镇中学考生都集中到这个考场。记得那天上午开考前，我们按时进了考场教室，一人一桌，老师宣布考场纪律后就当场拆卷。第一门课考的是数学，我开始还有些紧张，打开考卷快速浏览一遍后，看到平时熟悉的代数、几何题，心情平静了下来，按照老师先前提醒的“先易后难”原则，一题题往下做，遇到难题不要耽误过长时间，先做完会做的，再回头做难题。我感到没有什么难题，一直做到最后一道附加题，有些难度，但还是做出来了。考试结束和同学们对答案，好像都做对了，也提高了自己考好后面几门课的信心。下午考的第二门课是政治，都是平时背熟的题。第二天上午考语文，好像是百分之四十常识题，百分之六十作文题。常识题考语法，划主谓宾、定状补，改错字、病句，也不太难，基本都做出来了。作文题是《给越南南方小朋友的一封信》。写作文是我的长项，发挥想象写就行了，但因不能打草稿，直接写在格纸上，有些不太适应。我在草稿纸上列了个简单的提纲，就沉住气往下写，当写完最后一个字，粗粗看一遍，结束铃就响了。全部课程考完后，我对自己的中考还是比较满意的。然后是填报志愿。我本来想填报沙溪中学高中部，因为沙溪中学是当时太仓唯一一所省重点中学。但老师建议我们几个考得较好的学生填报苏州的两所省重点中学：一是苏州高中，二是江苏师院附中高中部。老师又介绍江苏师院附中有花园式的校园，我就填报了江苏师院附中高中部。没想到我的录取通知书迟迟没收到。一起参加考试的同学收到本县的高中、中专录取通知书已半个月了，我还没收到，不免有些着急。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直到开学前几天才收到，终于松了一口气。

到江苏师院附中上高中时，我满怀希望，老师还推荐我担任了班里的团支书。这所学校确实很漂亮，又是清代苏州织造署旧址，西花园里的太湖奇石瑞云峰被誉为江南“四大名石”之首。学校有先进的教学设施，雄厚的师资，每年有保送名牌大学的名额。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很一般，每学期开学前，父亲要卖掉一头猪，得50来块钱，给我交学费。我就暗下决心，高中毕业后一定要争取考上大学，以后有个好工作来报答父母。可是高中第二学期期末，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不再上课，后来高考取消了，我的大学梦破灭了。1968年高中毕业后，我回乡务农，干了三个月农活后，当了一年小学民办老师。1969年底，我到北方当兵，一干就是18年。

六十年光阴倏忽而过，当年十五六岁的少年，如今已逾古稀，个别同学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当年中考时的情景还难以忘怀。一个甲子，多少风雨。由于那次中考，我后来凭着高中毕业文凭，于1981年在部队有机会被推荐报考军校，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军校干部学员，圆了我迟到的大学梦，转业回太仓后成为文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遥想当年的初中同学，即使当年中考没考上高中或中专，但凭着他们扎实的文化基础、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最近刚联系到的初中同班徐同学，问他当年学习成绩很好为什么没考上高中？他说，因为中考时遇到特殊情况，虽然第一门数学考得很好，但考第二门政治时发高烧，做了第一道题后无法坚持下去，考第三门语文时身体还没恢复，只能勉强做完题，所以没被录取。但凭着扎实的基本功，他后来成为乡镇农业公司的得力成员。而当年考取苏州高中的汪同学，复员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了乡镇管理区的负责人。原想提议举行岳王初中毕业六十年同学聚会，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办成，故特撰此文，纪念六十年前初中毕业时的青葱岁月，和第一次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中考。

“大师”之作 □姚建平 摄

雨季随想

□单风

江南多雨，六月尤甚。细密的雨，急骤的雨，时断时续的雨。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整日里汲汲营营，对时序变化的感知也变得模糊和迟钝。连日来的阴雨还将持续下去，才后知后觉地想到，原来是梅雨季到了。

梅子黄时雨，故而称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这段漫长的雨季为梅雨。青梅在长江以南广泛种植，然而我在江南生活多年却没有见识过，自忖应是梅子入口酸涩，人不喜食，因此少见。也许因为梅子和杏子相似，纵使我遇见也不认识，到底是阅历浅薄，不辨菽麦了。有些地方，梅雨亦作“霉雨”，相较前者带着些曲折的诗意，霉雨则显得直白和坦率。阳台上挂着的衣物始终挂在阳台，柜子里过季的衣物也在层层阻隔中沾染着水汽。每天行走在潮湿的世界中，人也跟着湿漉漉起来。好像人和衣物一样，即使隔着皮囊也不能阻止这淅淅沥沥的雨落在心上。厚重的过季衣物受水汽侵袭，要暗暗地发霉了，那些秘而不宣的心事也随着这连绵的雨水暗暗地泛漫上来。

晴明的好天气总是催人奋进，阳光朗照，万物竞发，人便没有偷懒的理由。更因日光流转，东升西落，人对时间的消逝有着肉眼可见的紧张和迫切之感。即使到了黄昏，也要振奋着说：“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而到了雨天，尤其是阴雨绵绵的天气，人便松弛了下来，多了一份闲适和踏实，一切因为下雨而有了迟缓的理由。

应该是两千多年来，农耕文明刻在基因里的记忆罢，毕竟雨天是无法在田间生产劳作的。道路泥泞，需要出门完成的事也因为风雨的阻隔而搁浅。所以有“最难风雨故人来”的慨叹，所以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的不期而遇和意外之喜。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在雨天平常的事，是同赵师秀一样，有约不来夜过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没有人知道那个下着雨的夜晚，赵师秀最后等来他的朋友没有，但他面前那盏忽明忽暗的孤灯却和夜雨一起成了古诗中共生共存的意象。雨夜是安静的，孤寂的，湿冷的，而能给人一点慰藉的，无非是一盏如豆之灯罢了。在明月缺席的雨夜，一盏明灭不定的灯火代替了明月。明月可寄相思，雨夜暗室，昏昏黄黄，摇摇曳曳的灯火也可寄相思。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中写道：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位柔肠百结的诗人在异乡的雨夜，听雨，剪烛，思念妻子。想象着和妻子团聚时剪烛西窗，窃窃私语的场景。说些什么呢，就说多年前此时此刻寂寞的雨夜吧。短短四句诗，时空转换了三次，曲折含蓄，意味隽永。而这个绵绵密密，凄凄迷迷的雨夜亦被称为诗歌史上最漫长的雨夜。

雨天让人安静，人一旦安静下来，就容易陷入沉思。沉思往事，如同收拾衣柜。那些旧事如旧衣，丢了舍不得，穿着又不合适。于是每一件都想拎出来看一看，翻翻拣拣，抚平些褶皱，端详端详，又归置回去。旧衣上的褶皱如何能抚平呢，往事一样多意难平。李后主的“帘外雨潺潺”词，是思故国了；张爱玲的“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又是在怨新人。思故国也好，怨新人也罢，一切思绪似乎因雨而起，却又和雨无关。

风雨本无声，它们裹挟着从天上落下来，与万物碰撞，结合，交融而发出了声音。这是风声，雨声，也是万物之声。这些晴日里安静的，沉默的，不被人听到的物质，一切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甚至在旧屋檐下被人遗忘的破盆烂瓦、瓶瓶罐罐，也在风雨的触摸中苏醒了过来，窃窃私语。风雨不止，它们细细密密的话也不止，“嘀嘀嗒嗒，叮叮咚咚”，好像每一场雨对于晴日里沉默的它们来说都是故友重逢。什么时候说累了，尽兴了，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了，雨也就渐渐止了。但天空依旧是阴霾着的。雪山一样的积雨云在天空中与世无争地高高伫立，大块大块青黑色的云在低空下前呼后拥飞掠而过。楼宇间横亘着，飘荡着，缠绕着，弥漫着如烟如雾的水汽，像是一场轻佻的撩拨。整个天空如同一张巨大的宣纸，被这些或浓或淡的墨色洇染着，湿润着，连世界也变得晦暗不明。

梅雨季还在持续，少有的放晴的日子里，下一场疾疾徐徐的雨从地面升腾上去，又在孕育中了。

水调歌头·参观郑和纪念馆有感

□宋宝麟

锚起太仓港，七次下西洋。郑和酬志威远，龙帜破玄黄。古里波涛闲乐，竹步风光独数，驼影耀夷阳。一曲九州远，天下共浮桑。

宝船列，鸣礼炮，鼓声扬。自由贸易，商贸文化共荣光。瓷器丝绸如玉，异兽奇珍新曲，友谊架桥梁。壮举谁能比，诗史永流芳。

七绝·月季花

□胡俊

红黄紫白竞相开，
疑是瑶池玉女栽。
不负人间怜慕意，
含情月月送香来。

迎夏

□吴文君

没有任何先兆
墙角缝隙的风声
越来越强烈

孤寂的野草知道
它们将于今夜
集体复苏

寒冷，慢慢消失
野草的根须，缠满了
裙摆的丝线

它们向四面八方
赶路。在黎明之前
迎接夏天的到来

墨妙亭

投稿邮箱：603468841@qq.com